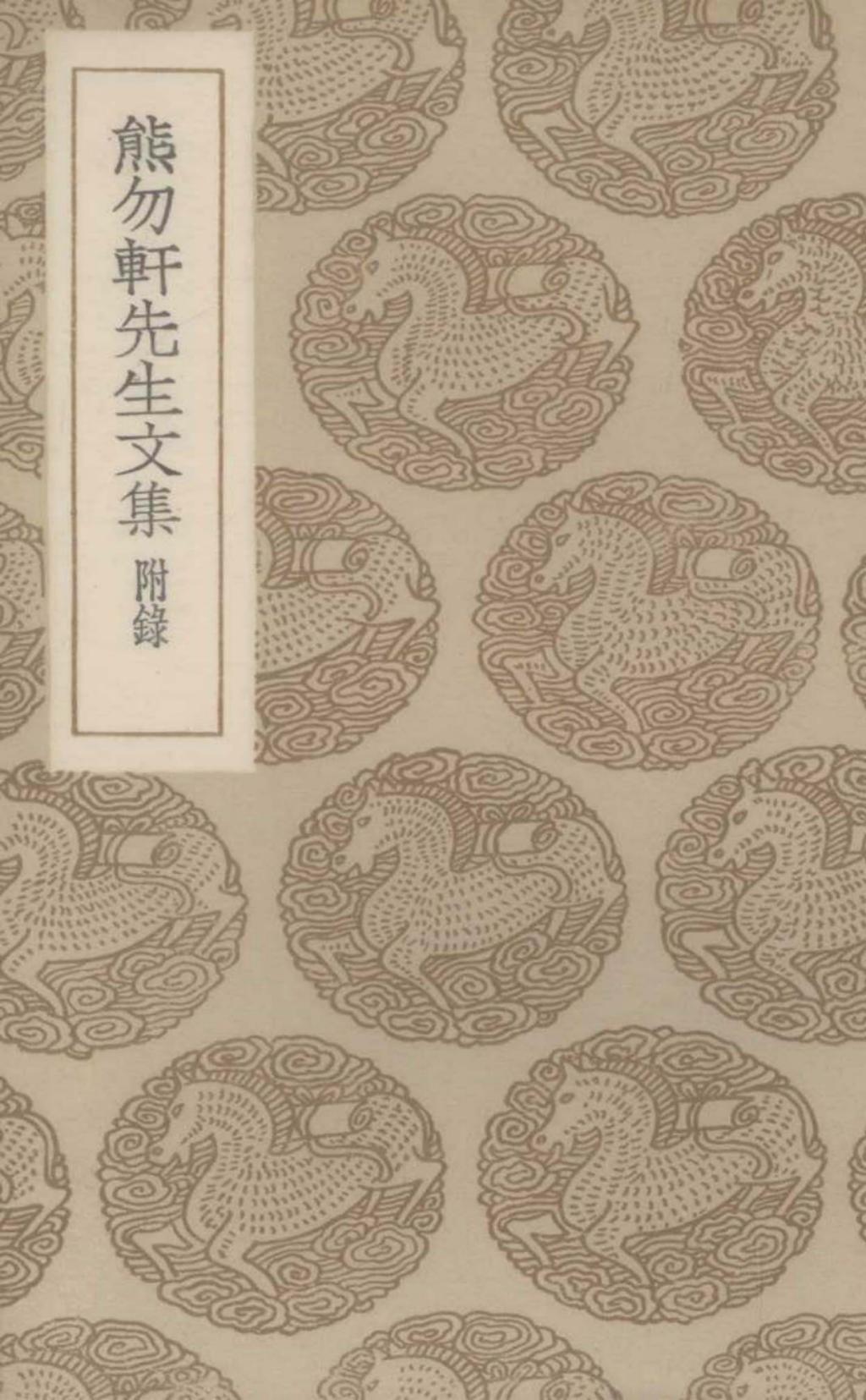


熊勿軒先生文集 附錄





集文生先軒勿熊
錄附

撰 錄 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朱

撰

者

熊

銖

發行人

王

上海河南路五

印刷所

商

上海河南路書館

發行所

商

上海及各埠印書館

許序

文之傳世。豈易云乎。不深於道德。不能以爲文。不關乎世教。不足以言文。道德其本。關世教其用歟。求其真才實學。全體大用。具天地之綱常。壽斯民之命脈。紹聖賢之統緒者。吾於建陽熊先生足徵焉。先生諱禾。字去非。號勿軒。又號退齋。自幼有志道學。師事文公高弟輔氏。講貫聖經。賢傳之旨。沈潛天人道德之蘊。登宋度宗咸淳進士。授邵武司戶參軍。時四方繹騷。道梗不赴。及宋社旣屋。遂隱於雲谷。刲鼈峯書院。聚徒講道。四方來受學者雲集。四書、六經皆有訓釋。著農禮兵刑彙。晚年修三禮通解。將脫彙竟以疾卒。平生著述甚富。厄於兵火。獨四書標題、易經講義、詩選正宗、小學句解。傳於世。鼈峯嗣孫熊澍。家藏遺橐。存十一於千百族孫孟秉。類次成帙。釐爲八卷。傳諸家塾。二世孫斌。判惠之博羅。慨念先世手澤。重加考訂。繡梓以傳。求予序之。可謂孝子慈孫之用心乎。捧誦再三。不能釋手。夫有命世之大賢。斯有及門之高弟。先生生文公考亭闕里。雖未及門受業。其真才實學。著書立言。實有功於文公也。惜乎遭宋叔世。不能以竟其蘊。乃時之不幸也。然其遺書。尙存嘉惠後學。於以立綱常。關世教。紹統緒。實斯文之幸。天下後世之幸。豈顯晦用舍。足爲先生輕重哉。矧逢聖明崇儒重道。列之先賢祀之學宮。亦可謂無負先生之功矣。斯集之傳。若星辰麗空。江河行地。遠而彌光。久而彌芳。不可以時文例論。顧予何人。而敢僭序先生之文耶。然以判簿公之請不容辭。故序其大略如此。判簿公讀書善吟。清慎詳雅。民咸悅之。蓋

原序

士之以聖賢自命者。其明體達用之學。不爲浮華詭遇。一以世道爲心。不得大行。則用之以羽翼經傳。其學爲有本。而後其言爲足。傳武彝勿軒熊先生。生當宋季。受業於朱子之門人輔氏。年弱冠讀大學。玩索有得。喟然歎曰。學在是矣。因益窮研四書。以及諸經。務爲有體有用之學。每病世之儒者。議論多而踐履少。詞章盛而事功衰。以故特立不肯遷就。觀其謝鄉舉貢舉兩書。於感恩知己中。惟以讀書濟時相質證。其氣節有過人者。先生見道不可行。乃卷而懷之。與諸弟子結廬武彝。旁搜遠紹。接墜緒之茫茫。衍紫陽之正派。作詩云。斯文一縷千鈞日。我輩三經五典身。其擔當斯道爲何如哉。所著若干集。蚤經行世。其文俱在。無非本義葩麟戴之旨。爲明體達用之言。有裨後學。良非淺鮮。至於別配享而正孔廟之儀。黜邵馬而定五賢之祀。百世不能易焉。昔人謂朱子爲聖門功臣。若先生者。不又爲朱子之功臣與。聖朝崇尚正學。隆禮先賢。先生之言。固宜琬琰珍之。玆圖重之者也。余旣景仰先生之爲人。而又樂其所學之有本。因爲重梓其集。播之海內。使有志聖賢之學者。慨然而興。是則先生之澤也夫。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季春。儀封後學張伯行書於榕城之正誼堂。

熊勿軒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序

孝經大義序

史纂通要序

農桑輯要序

翰墨全書序

題童竹澗詩集序

送胡庭芳序

送胡庭芳後序

送詹君履學正序

送夏思學歸江東序

贈地理吳竹澗序

贈熊雲岫挾星術遠游序

卷之二

序跋

麻沙劉氏族譜序

江氏族譜序

四時治要方序

蔡氏春秋後序

跋交信錄序

跋文公再游九日山詩卷

熊竹谷文集跋

跋謝春堂詩義後

跋林氏兄弟遺事後

跋姚氏族譜

敬齋銘箴跋

卷之三

記

考亭書院記

三山郡泮五賢祠記

晉江縣學記

閒樂堂記

虛直軒記

北苑茶焙記

曝背龕記

卷之四

論 議 疏

帝堯萬世之功論

虞君思輔少康復國論

孔甲參龍論

商有三仁兩義士論

湯執中立賢無方論

商鞅徙木立信論

漢主不拜嗇夫論

祀典議

重修武夷書院疏

刊儀禮經傳通解疏

重建建陽書坊同文書院疏

洛陽新建同文書院疏

重建文公神道門疏

代母梅庵題考亭書院祀田疏

重建御史坊富義橋疏

重建會文橋疏

重建麻沙晝錦橋疏

重建莒口橋疏

卷之五

文 啓劄 說 銘

答戒酒文

建同文書院上梁文

鼈峯祭先聖文

又 又

又 又

謝鄉舉論學

謝貢舉啓

聘啓

又

回定啓

又 又

熊回虞

易卦說

適堂說

虞彥忱字說

張以謙字說

約我齋銘

卷之六

附錄

勿軒先生傳

題勿軒先生行狀

送勿軒先生歸武夷序

送退齋東歸序

與退齋論學

鼈峯書院記

送退齋歸武夷 六首

登雲谷呈熊退齋

贈退齋同年貢舉

鼈峯書院舍榮禮成

熊勿軒先生文集卷之一

宋 熊 禾 撰

序

孝經大義序

孔門之學惟曾氏得其宗。曾氏之書有二。曰大學。曰孝經。經傳章句大略亦相似。學以大學爲本。行以孝經爲先。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堯典一篇。大學孝經之祖也。自克明峻德。以至親睦九族。極之百姓之昭明。萬邦之於變。大學之序也。孝之爲道。蓋已具於親睦九族之中矣。何也。一本故也。自是舜以克孝而徵五典。禹以致孝而敍彝倫。伊尹述成湯之德。一則曰立愛惟親。二則曰奉先思孝。當時人紀之修。孰大乎是。文武周公率是而行。上而宗廟之享。下而子孫之保。宗支庶蕃。道化流衍。且二千餘年。推其效。必至於四海之內。人皆親其親。長其長。一鱗毛一牙甲之微。無不得所。而後爲孝之極致。嗚呼。二帝三王之教。可謂大矣。孝經一書。卽其遺法也。世入春秋。皇綱紐解。孔子傷之。三復昔者明王孝治之言。思之深。望之切矣。誠使天子公卿躬行於上。凡禮樂刑政之具。一是以孝爲本。則斯道也。固天性之自然。人心之固有一轉移閒。王道顧不易易乎。惜也徒託之空言。而僅見於門人記錄之書也。書存而道可舉。雖不能行之一時。猶可詔之來世。今此經之可考者。不過漢藝文志而已。而其篇次。則顏註古文二十二章。孔壁所藏本也。今文一十八章。漢河間所得顏芝本。而劉向之所參校者。也要之出於漢儒傳會。皆非曾氏門人所記。

舊文矣。唐玄宗開元敕議，意非不美。而司馬貞淺學陋識，並以閨門一章去之。卒啓玄宗無禮無度之禍。而其所製序文，至以禮爲外飾之所資。仁義爲後來之漸，有不知所謂因心之孝者。果何所因，而又何自而萌乎？學之不講，德之不修，一至於此。桓桓朱子，特起南夏，平生精力，用工於易四書爲多。至此書則僅成刊誤一編，註釋大義，猶有所未及。噫！人子不可斯須忘孝，則此爲天子至庶人，一日不可無之書。章句已明，而大義猶闕，顧非一大欠事乎？蓋嘗有志彙集諸家傳註，以明一經而未果。一日余友人新安胡庭芳，挈其高弟鄱陽董真卿，訪余雲谷一作武夷山中，手攜父書，有孝經大義者，取而閱之。則其家君深山先生董君季亨父所輯也。其書爲初學設，故其詞皆明白易曉，熟玩之，則其間義趣精深，又有非淺見謾聞所能窺者。輒爲刊之，釐峯書塾，以廣其傳。此豈惟學者修身齊家之要，而有國有天下者，亦豈能外是？而他有化民成俗之道哉？噫！文公一用之於滕，而四方草偃驩動；拓跋帝再用之於魏，至使鄰國君臣聳動愧悔，而不自己。生於其心，發於其政。今考二君行事，皆班班有三代之風，而況不止爲滕魏者乎？嗟夫！此經之廢，蓋千五百餘年矣。悠悠蓋壤，人極未墜，豈無以二帝三王之心爲心者？仁人心也，學所以求仁，而孝則行仁之本也。語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愚何幸身親見之。

朱晦翁八歲通孝經大義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序中具見私淑之意。葛屺瞻

昔人有言：孝經一書，足以立心治國。何用多爲？信如先生所言。郭字山

孔子備三才之道曰：我行在孝經。漢孝宣時，二疏以之訓儲孝章時，介胄皆通孝經。孝靈時，向栩言北

向讀孝經。誠自消滅。甚矣。孝經之不可不講也。熊之璽

史纂通要序

堯迄今年六十二甲辰矣。自是以上年代不可考。意混茫初開。洪水未有洩。距洪荒之世。未甚久也。邵康節以元會運世。推皇帝王伯所自始。開物至堯甲辰。歲數甚闊。大抵三皇之世邈矣。其不可徵矣。五伯權利。又君子所不道。有天下者。不過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二者而已。外此皆他道也。蓋嘗纂帝王大紀一編。託始帝堯元載下。逮威烈王二十二年。以爲古今一部通史。適吾友胡庭芳。挾史纂通要來閩。甚有契焉。益相與討論。閒亦蒙取節。不廢其言。蓋以人心道心爲千萬世治亂興亡之決。此河南程子所謂三代而上。純是天理。三代而下。純是人欲之意。而武夷朱子與永康陳氏。所以反覆論辨而不眞者也。可謂確論矣。余又爲之躊躇卻顧。而有感於濂溪周子之言。通書不云乎。純心要矣。用賢急焉。噫。人主一心攻之者衆。或以聲色。或以貨利。投吾之欲。千條萬端。大抵親賢臣。遠小人。則陽明勝。而天理用事。此其所以治而興也。親小人。遠賢臣。則陰濁肆。而人欲用事。此其所以亂而亡也。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必有皋、益、伊、萊、姬、呂之爲臣。皆以輔弼之職。居師保之位。其從容啓沃。贊導彌縫。所以納君當道。而格其非心。其功端不細矣。後世人主正心之學不講。大臣格心之道不明。其患蓋本於無相業。無師道。上之人往往好臣其所教。而尊德樂道之意未有。其在下者。又道失正傳。學昧原本。至於事君。亦苟焉富貴利達而已矣。茫茫宇宙。至以天下之大。而無可相以。天子之尊。而無可師。千五百年。泯泯棼棼。亂多治寡。厥有由矣。嗟夫。

天生斯民果何日而蒙至治之澤乎。輒贊數語以廣庭芳未盡之意。庭芳復謂余曰。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人主一心無取舍之極。則焉知其賢而用之。然則天理人欲消長之機。正君子小人進退之候。周子固不曰。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乎。此愚之所以決然以人心道心爲千萬世治亂興亡之機者。非虛言也。輒次其語使覽是編者。知所本而庭芳之言爲不可易云。

如讀孔安國尙書序。典質樸茂。足弁四代之首。

葛記曉

當時如濂洛羣哲。無一人登相臣之位者。宋之所以不得與於斯文也。

郭子山

陳明卿先生謂史記爲古今大織手。亹亹千萬言。澹雅若亡言。漢書爲古今大槩局。錦江灌紅。豔麗光瑩。皆莫能及。此特言刺史銳事典重森嚴之文矣。夫文所以載道也。道之不明。文雖巧奚益哉。以人心道心。決古今興亡。誠千秋金鑑。

熊之璋

農桑輯要序

古農桑輯要一編。迺大司農司頒行之書也。前建安郡丞張侯某刻而傳之。將以廣朝廷務農重本之意。於天下。誠使家算一本奉行惟謹。則人人衣食以足。而風俗可厚。教化可興矣。抑孟子之言。田必百畝。桑必五畝。雞豚狗彘之畜。必不失時。然後黎民可以不飢不寒。老者可以衣帛食肉。蓋三代所以極其品節制度之詳。以盡其輔相裁成之道。有天下者。萬世所當取法也。嗟夫。二千年疆理之政。一壞於戰國之慢。經界再壞於秦人之開阡陌。董仲舒限田之策。既不行於國實民富之時。苟悅均田之論。又不用於土曠。

人稀之後舉天下農桑大利上不在國下不在民而悉歸於兼并豪強之家奴婢厭綺紈犬馬飫梁肉而耕夫織婦終歲絲絲而計粒粒而數有不得以遂其一日之溫飽者矣不反其本而汲汲焉末節之是詳不能制民之產則雖朝講夕究徒爲空言月要歲成亦無益於實政也橫渠張夫子必欲驗之一鄉以行之天下者夫豈無所俟哉每愛元魏後周口分世業之法至桑麻田產亦各有給一時斯民生意津津可以三代使自隋迄唐守而不失勿開買賣之門勿變兩稅之法雖至今存可也夫豈寥闊而難行哉老癱遺氓欽覩詔書蠲農租十分之二永爲定式不覺舉手欣賀曰此王政之始也何也南北風氣雖殊大抵農戶之食主租已居其力之半主戶奉公上之餘誠能復損其二以益之則所得佃租視采地之祿亦略相當矣誠能舉而行之以漸復古者五畝百畝之制使貧者得以受野人之田而食其餘富者得以享君子之祿而不失其養賦稅可均徭役可省地不改辟民不改聚經制一定豈惟三代可復雖爲上古耕鑿擊壤之民可也何幸身親見之

春蠶不煖寒肌冬收不周夏飽良繇古法不復經制久湮矣不尙空言而圖實政真不減樓壽玉之圖幽風也

葛屺瞻

考古者謂漢儒在宋人之上如董如賈醇乎醇者也劉向匡衡大醇而小疵如此言言實政直駕董賈之上何論晉魏乎考古者辨之

熊之璋

翰墨全書序